

赤子心 航空情

專訪航空史泰斗 陳應明



陳應明撰寫的中國航空史著作。



陳應明畫作：轟炸黃河鐵索大橋。

陳應明，一位耄耋老者。他的雙手、雙眼與跳躍的心靈，見證了中國航空工業的艱難歷程。他用藝術的筆觸，勾勒出中國人在藍天中的種種夢想與追求。而他如今最念念不忘的，仍舊是藍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陳應明的家中，擺放着很多飛機模型，也懸掛了很多航空油畫。這些藝術品，始終在告訴來訪者：這個屋子中的老人，有着濃厚的空中情結。

奉獻航空數十載

在成都郊外的成都飛機製造廠家屬區，記者找到了中國著名的航空史專家陳應明先生。他出生於越南河內，曾經在香港讀過書。記者發現，陳應明的廣東話特別好。曾經的香港記憶與生活，練就了他對藝術的熱愛與執着。

從香港轉到河內生活後，他開始迷戀航空模型，藍天成為他嚮往的地方。精通藝術的他，在抗戰勝利後，加入中國空軍，成為一名文職軍官，授上尉軍銜。但是，因為不願意前往東北打內戰，他離開軍隊，回到香港。

此後，他跟隨兩航起義人員回到新中國。因為自己擅長製作模型，被委以設計新型飛機造型及製模的重任。1956年，他與另外47個人來到成都，組成了成都飛機製造廠籌備小組。不僅負責飛機整體的造型設計，甚至連發動機的外形構造，他也參與其中，為新中國的航空起步，作出突出的貢獻。新中國第一架飛機雅克十八進行批量生產時，其第一個空速儀表、高度表天線，都是他親自繪製的。

新中國的航空發展，尤其是飛機設計、製造、使用，走過了從購買、仿製到自行研發的道路。這條路曲折漫長。他認為，只有自己的國家設計出先進的軍機，才能不受制於人，自力更生。

營救四義士

陳應明覺得最具喜劇色彩的歷史事件，毫無疑問，就是「營救四義士」。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後，中日軍隊之間相持氣氛日益濃厚，加之中國軍隊缺少



陳應明畫作：緬甸上空的飛虎隊。



陳應明畫作：二戰時，中國空軍遠征日本。



陳應明畫作：激戰南京。

空中支援，尤其是上層將領中，有一股動搖的氣氛。在這樣的背景下，身為國民政府二號人物的汪精衛，於1938年末飛抵昆明後，前往越南。到達越南首都河內後，汪精衛公開宣布叛國投敵。此時，陳應明就在越南河內，因而親身經歷了一些極為重大的歷史事件。

汪精衛在河內籌備建立偽政權時，國民政府派出四位特工，潛入河內，準備刺殺汪精衛。四位特工行動當晚，由於汪精衛夫婦接受邀請參加宴會，因而與自己的秘書對調了房間。四位特工採取行動時，擊斃了在房間中熟睡的秘書曾仲鳴，而汪精衛則因為臨時對調房間的緣故，得以苟活。

事件發生後，管理越南的法國殖民當局大為震驚。他們在日方的壓力下，立即逮捕了四位特工。而在陳應明這些當地華僑們看來，四位特工實乃為國除奸的勇士，其刺殺汪精衛之舉可歌可泣、壯烈沖天。因此得知四人被捕後，他十分憤怒，立即開展了營救工作。在他的帶領下，華僑們為四位特工聘請了最好的律師，力求保住四位特工的性命。這場馬拉松式的審判，一直上訴到法國本土。最終，在華僑們的大力協助下，四位特工免於死刑，被判監禁。

四位勇士被關押期間，他們在獄中的生活，得到了包括陳應明在內的諸多華僑的援助與照顧。1945年抗戰勝利後，越南政府釋放了四人。當陳應明帶領華僑們前往監獄迎接四人時，原本以為四人會受到虐待的大家，大為吃驚。四位特工不僅肥頭大耳、紅光滿面，而且滿口法語。由此可見，備於當地華僑的壓力，法國人未敢虐待四位中國特工。

歡迎祖國的光復大軍

陳應明的祖父是越南華僑領袖。當年孫中山先生從事共和革命，發動鎮南關起義。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撤往越南，負責接待和安頓孫中山的，就是陳應明的祖父。當時氣氛緊張，法國殖民當局一直希望驅逐孫中山，而陳家則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辛亥革命後，陳應明的祖父是越南華僑中第一個剪去辮子、以示效忠共和民國的人。正是這樣的家族淵源，陳應明自小便培養起愛國的情懷。

1945年，日軍投降後，中國軍隊第62軍接到命令，從雲南出發，前往越南河內接受日本投降。與此同時，陳應明積極組織當地華僑，歡迎來自祖國的軍隊。62軍進入越南後，他與華僑們一道，將這些來自祖國的英雄們，接到自己的會館，並做出最好吃的中國菜招待他們。

未過幾日，62軍不少士兵都出現腹瀉的症狀。華僑們大為緊張，以為是士兵們水土不服，或是大家用作招待的飯菜有問題。待查證後，才明白：62軍有不少士兵，長年征戰，所食幾為清湯寡水，已連續多年沒吃到豬肉，這次吃了不少油水，刺激了腸胃的消化功能。陳應明覺得，這說明了國內為了抗戰，付出了很多，無論是軍隊還是百姓，都生活在極為艱苦的條件和環境中。

憂慮航空藝術未受重視

陳應明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中國的航空事業。他用自己的畫筆、用自己的模型，勾勒出心中的航空藍圖。在成都飛機製造廠數十年，他個人的人生起伏，也見證了中國航

空工業的跌宕歲月甚至是整個中國現代、當代史的悲劇離合。

他告訴記者，世界上許多先進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航空藝術的普及與宣傳，因為對於下一代人而言，高精密的航空工業，是通過生動的藝術構造呈現在大眾面前的。為甚麼歐美美人擁有一些私人飛機、私人飛行執照？就是因為透過藝術普及的方式，激發了大家對航空的興趣與認識。這是最為根本和重要的途徑。如果歷史的傳承不正確，會帶來極為負面的影響。陳應明告訴記者，他看到電視一些影視劇，尤其是航空歷史與抗戰題材的，錯誤百出。例如，美國援華的飛虎隊，大多是P40單翼戰鬥機，但是影視劇中，飛虎隊使用的飛機竟然出現了雙翼機。他覺得，這不僅僅是歷史常識的缺乏，更是对歷史的不尊重。

當前的中國航空藝術，尤其是航空畫、航模以及航空史知識的普及，都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有很多不足。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現狀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他向記者透露，其撰寫的很多航空畫冊、航空史書籍，都是自己花錢印刷、購買，然後再贈送他人。他說，長此下去，航空將會離大眾愈來愈遠。這不是個人的得失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現代化、工業化的素養問題。

如今，看着自己曾經奮鬥的成都飛機製造廠，愈來愈多的新軍機投入使用，捍衛中國的領空，作為老航空人的他感慨萬千。臨別時，陳應明告訴記者，全面普及航空藝術與航空知識、國人與國人不再內鬥、中國有更強大的空軍是他最大心願。



陳應明家中的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航模。

航空史不可隔斷

記者在訪問陳老的過程中，向他提及了一個問題——現在很多的年輕人，對中國的航空發展史或是航空發展史，出現了一種「斷代」的現象，即他們對1931年到1945年的中國空軍史，了解甚少。陳老先生的回應，讓記者覺得他很痛心。

他認為，一個大國、強國，首先要善待自己的歷史。中國空軍史甚至整個中國航空史，都是不能夠隔斷的一種歷史記憶。從歷史的主體性角度而言，中國的航空史，也是中國近代化、工業化進程的一個縮影。自從洋務運動開啟中國機器現代化的步伐以來，中國人對機器工業的追求就成為了國家發展的巨大象徵與衡量指標。陳老先生覺得，與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脈絡中的悲情主線相比，航空史的發展，其實更加表現出中國的強大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在對日抗戰中，空軍的英勇搏殺，中國與美國、英國的國際友誼，雲貴川地區基於空軍發展而形成的現代化發展，都是中國航空史可歌可泣、催人奮進的一個偉大歷程。對於這樣一段歷史，後人的態度只能是謙卑、恭敬與仰望。

無論是高志航烈士還是劉粹剛烈士，都應該在歷史的忠烈祠中，留下應有的姓名與尊重。對他們的尊重，也就是對我們自己的尊重；而美國援華飛虎隊的友誼，其實也就是歷史與現實的國際形象。這些都是中國人無形的資產與驕傲，應當倍加珍惜。

正是基於這樣的心態，當遠在南京的航空烈士紀念陵園進行擴建時，陳老毫不猶豫地捐款了。因為陳老一生的心血都在航空之中，他將自己對藍天的熱愛，轉化為對歷史的承接與發揚，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

今天，在極為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對歷史的緬懷、解讀與思考，是國人的一項責任，這是陳老一直以來堅持的看法。他最為津津樂道的，就是在全面對日抗戰爆發後，中國空軍的兩架轟炸機遠征日本，對九州、福岡進行了一次特殊的「轟炸」——撒傳單。傳單表達的意思很簡單，也很明確——中國人愛好和平，但不懼怕戰爭，如日本軍隊一意孤行，

到了下一次，傳單將變為炸彈。陳老很痛心，他一直反問記者：「今天還有多少人知道這段光輝的歷史呢？」腰斬一個民族的歷史，如同毀棄自我的人格。陳老始終覺得，中國航空史的發展歷程，是現代化的有力產物，說明了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參與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對航空發展史的認識程度，某種意義上，就是對現代化的價值判斷。

戰爭年代，事實與真相，可以因為戰情的緊迫、城池的失守而被湮沒。但是，在和平時期，我們不能夠遺忘過往的歷史，不能對客觀的往昔視而不見。現實政治的合法性，有很大程度上來自歷史的合法性。這

種合法性的延續，並非是主體的一貫性，而是理念、價值與信仰的連續性，是一種歷史共性與民族共性的聯合。在俄國，從未因社會的變遷而導致對衛國戰爭評價的差異。若以俄國為參照物來看，其實與中國一樣，二者所經歷的世界大戰，都是在本國工業化之後，參與世界激烈的資源爭奪博奕。陳老先生始終認為，重新去發掘抗戰時期的空軍史，重新去領悟整個中國近代化以來的航空發展歷程，才能夠形成完整意義上的比較史觀，才能夠對中國的歷史或中國人自身的不足與缺點進行深入的反思與剖析，也才能夠在新一輪現代化進程中，找到自己在整個世界應有的位置。這是陳應明老先生給記者、給社會，甚至整個國家的啟示。

文：徐全